

卯

醫門棒喝卷之四目錄

痧脹論

薑仁辨

附論痢疾

誤用薑仁治案

寒熱各病治案

原痘論

治痘論

附治案

疹瘡辨

治疹論

附治案

評痘科正宗

望聞問切

醫病須知

醫稱小道

性說

跋

虛谷小影



自贊

這是箇甚麼漢。若曰儒未讀書。若曰道丹不曉。若曰釋勿面壁。胡為子然而獨立。不解世務人情。耳目口鼻虛設。面冷如冰。心腸火熱。却怕葷腥。喜嘗墨汁。似歎非歎。若癡若兀。原來一無所用。權且取名棄物。嘻。這樣酒囊飯袋。還要丹青塗抹。雪泥鴻爪。偶留刹那變幻無跡。故云色即是空。誰知空裏有色咄。休說撞著雲門和尚。一棒打殺與狗子喫。乃顧影而歌曰。心是海兮性為水。私欲如泥和水流。富貴繁華風鼓蕩。瀾翻波湧幾時休。縱使偶然澄。風搖又不清。必將泥去盡。雖動自光明。去泥如磨鏡。歇手便生塵。此事真難事。用功可不勤。一旦轉身見明月。乃知逐影枉勞神。營營終日竟何求。恰似春蠶在樹頭。繭成身死心未了。了得心時方自由。孤舟一葉順江流。朝朝暮暮無人渡。醉卧江心月正圓。水中捞月誰知誤。秋月印秋潭。潭枯月乃失。請君舉頭看。莫向潭中覓。說空原不空。孰有却非有。要知空有兩無關。明珠自在盤中走。打碎盤兒失却珠。畢竟落何處。快些尋來莫遲後。道光九年己丑暮春。虛谷山人醉筆。

醫門棒喝卷之四

會稽虛谷章楠著

山陰受業孫廷鉅震遠參訂
雪帆居士田晉元評點

痧暯論

夫病有因名而昧實者。若世稱痧證之類。不可不察焉。凡外感之邪。病狀名目雖多。總不出內經所定。風寒暑濕燥火之六氣而已。何以見之。蓋乾坤旋轉。陰陽相生。四時運行。循環進退。而萬物生長化收藏。莫不由此。六氣為之變遷。若大冶之鎔鑄也。人生稟天地之氣。與天地萬物同源。萬物遷流。不出六氣。而人身疾病。豈能外六氣哉。故治外邪病者。首當究六氣變化之理。而後方知發病之源。勿至因名昧實之害。是故病必有證。有因。察其證。而後知因。知因。而後方可名病。證者。如聽訟之有見證。情偽不能隱也。假如證現發熱頭痛而惡寒。知其因於外感也。無汗脈緊者。名傷寒病。如惡風有汗。脈緩者。名中風病。又兼口渴脈數者。名風溫病。或不惡風。寒脈虛而渴者。為暑病之類。故外感之因。有六氣之異。各於見證辨之。而

後定其病名。病名既定。再審其邪之淺深。傳變體之虛實陰陽。而後製方用藥。方可無誤。若病名雖確。或不識其邪之淺深。體之虛實。而用通套之藥。則無益反害。而况更有證同因異者。如同有發熱頭痛之證。而有內傷外感各異之因。有因同病異者。如同因受暑。或為熱病。或為瘧痢之類。如此千變萬化。難以枚舉。須與各證脈象互相參合。稍有不明。卽毫釐千里之謬。豈易事乎。倘不知此。而但云某病可用某方。某方可治某病。稱為專科執死方以治活病。幸而合者偶然。其不合而受害者多矣。嘗攷醫籍。除聖經外。凡諸家之論。多首標病名。次列證狀。繼以方藥。若某病因於某邪。故現某證。全不辨晰敘明。未嘗不廢書三歎。如醫方集解之方下所註。治某病某病。而不道其所以然。淺學不辨。宜否。因而誤人。雖自欠究心。亦古書有以害之也。卽如炒證之名。起於後世。古方書名干霍亂。霍亂者。感錯雜邪氣。上吐下瀉。揮霍撩亂也。其邪閉結。欲吐不能。欲瀉不得。而有暴絕之虞。則名干霍亂也。如邪閉營衛。按經穴刮之。氣血流行。邪從毛孔而泄。

膚現紅點如沙子。後世痧證之名所由起也。上古治外邪。多用鍼砭。今之
桃痧放痧。亦鍼砭之意耳。若近俗所稱吊腳痧者。即古書所謂霍亂轉筋
也。轉筋入腹者死。因邪入臟。由肝傳脾。木冠土為賊邪。肝主筋。脾位於腹。
故轉筋入腹則死。治法必辨六氣之因。虛實之異。非可通套混治。每見有
名專科治痧者。雖常見效。但其不明六氣為病之因。凡遇頭暉胸悶腹痛
等證。概指為痧。混用辛散開竅。破氣破血之藥。致氣血傷殘。邪仍不解。其
所以名專科者。惟習痧脈玉衡大全等書。而聖經所論陰陽六氣之理。未
曾體究。但知某病用某方。某方治某病。若其證其因。千變萬化。似是而非
者。則莫能辨也。痧證書始於近代。補古未備。原有救濟之功。惜未詳論六
氣之理。以明其源。但稱為痧。而敘證狀。多列名目。淺學未能細辨。每與雜
病牽混。夫痧者。雜證中之一證。今名目多於雜證。使人目眩。而莫知其緒。
如吳又可之論瘟疫。亦不明六氣變化之因。混指溫病為瘟疫。悖經旨而
誤後學。予於溫暑提綱。已詳辨之。若痧證之因。實與瘟疫一類。以其邪氣

所謂因同證
異則治滯
隨宜變通也

鬱遏。故變證尤多卒暴。如內經云。厲大至。民善暴死是也。要皆不出六氣與穢惡釀成。故夏秋常多。冬春較少。而一方中病狀相類。亦如瘟疫之傳染。惟瘟疫由膜原傳經痧證之邪。淺深不一。皆由鬱閉使然。現證不同。其為疫邪則同也。以六氣錯雜閉鬱。但開其鬱。即為治痧大法。然不識六氣為病之理。則必誤將雜病作痧而治。虛實不分。混投痧藥。斯害也已。古人著書之心。原欲濟世。不善讀者。多以滋害。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倘不明聖經源流。則難免因名昧實之弊。操術者。不可不察焉。豈獨痧證瘟疫而已哉。

宜於此不
然。發後月
晉

薑仁辨 兼論痢疾證治

按瓜薑本名桔樓。甘涼滑潤之品也。潤肺止咳嗽。消痰火鬱結。皆取其涼潤之功。因其甘涼滋潤。故又生津止渴。是但宜於燥火二氣之病。若寒若濕。斷非所宜。本草言其能滌蕩胸中痰膩。亦是火燥二氣鬱蒸津液所成之痰。非濕蘊之痰。此不可不辨也。且古方所用。皆瓜薑實。未有單用仁者。為因其仁多油。本草言熬取可以點燈。則油重可知。油既重。則不但不能滌蕩。而反滋其痰膩矣。後世有將其油去淨。名薑霜。用治陰虛腸燥痰火之病。亦罕見有用仁者。余涉厯南北各省數十年。惟見吾紹治溫暑濕熱痢疾等證。多用薑仁。未知始自何人。相習成風。莫有知其害者。余竊怪之。推求其故。實由汪訥菴本草備要誤將薑實作仁。竟不考古方所用。是實非仁。又有本草從新。其自序云。卽取備要而重訂之。故亦以實作仁。因訥承訖。此二書為當世所盛行。讀者遵信勿辨。遂相率效用也。夫濕熱之邪。粘滯難化。必須芳香苦辛。開泄疏通。而後陽氣得伸。邪始解散。大江以南。

多濕。故溫暑等證。挾濕者十居八九。舌苔雖黃而必滑。此濕邪之明徵也。
濕邪壅遏。三焦氣化不宣。多致二便不利。但用芳香開泄。三焦氣行。其便
自通。或見大便不解。不知開泄。而用薑仁。欲其滑腸。豈知薑仁甘涼油潤。
涼不足以去熱。而油潤助濕。甘更壅氣。故不能退病。反礙其胃。或遇脾氣
虛滑之人。便雖得解。而濕熱因之內陷。為其止能滑腸。不能開泄濕熱。遂
至清陽不振。上則胃閉不食。下則滑利不休。變證多端。或至昏沈。不省人
事。余蓋屢見之矣。此皆由本草備要之誤。而不考究古方之故也。至於痢
疾。由內傷飲食。外受六淫。其因不一。必當隨證審察。若用薑仁。無祛邪之
能。有敗胃之害。其有夏秋暑濕邪重。壅閉胃口。絕不思食。名噤口痢者。最
為危候。倘用薑仁。更敗其胃。害尤甚焉。或曰。本草言薑仁治赤白痢。今言
不可用。何也。答曰。讀書須達理。不可以辭害意也。若本草備要從新等書。
不可為憑。考綱目言。瓜薑子炒用。補虛勞。口乾。潤心肺。治吐血。腸風瀉血。
赤白痢。手面皺。既曰補虛勞。則斷不能祛邪。破積矣。滋口乾。潤心肺。則其

肺實臟虛四
字發半古之
秘能徹悟四
所以然之故
則於治癒之
道患過半矣

說出所以然

虛實不同治
法別

為甘涼滋潤之品也。其吐血。腸風瀉血。手面皺者。皆為風火燥邪之病。故宜甘涼滋潤。由此觀之。則赤白痢。亦由風火逼迫。腸胃脂血下注。即經所謂暴注下迫。皆屬於火是也。斷非濕熱積滯之痢。益可見矣。奈何不達其理。一概混用乎。又曰。古云滑可去着。痢疾積滯。便結不暢。用薑仁以滑腸。是亦一法。何云概不可用。答曰。此正不審氣味宜否。徒執死書。莫知其害也。痢疾之所以結滯者。由邪氣與食積凝聚故也。所以凝聚不行者。由脾氣不能運化故也。要知邪結在腑。其傷在臟。邪結為實。正傷為虛。腑實臟虛。故為重病。經言臟者。藏精氣而不瀉。腑者。傳化物而不藏。故臟應實。實則氣旺。能運化周流也。腑應虛。虛則通暢。無積滯之患也。今虛者反實。實者反虛。氣化乖違。陰陽否塞。豈不殆哉。蓋腎司開闔。二便者。腎之門戶也。腎傷而開闔失度。則便下不禁矣。脾主運化。為胃行其津液者也。脾傷而轉運不前。則津液下溜。而積垢停滯。故雖便下不禁。而又濁滯不暢。所以古名痢疾為滯下也。初起時。輕者。開泄外邪以化積。重者。兼用大黃以破。

腑司出納。其所以能出納者。臟氣之鼓運也。而脾胃津液。消食物也。

滯。使腑氣宣通。則臟氣亦甦。或邪重而臟氣本弱。難施攻奪。或日久而元氣已傷。邪積仍結。如此者。若不於清理之中。兼扶脾胃。助其運化。則積滯。豈能流行。邪結日深。元氣日削。無不危矣。倘不知此。而用薑仁油潤氣味。胃先受傷。雖能滑腸。不能化積。腸滑則便下反多。脂液日耗。脾胃愈困。更無運化之力。則邪滯膠固。愈深。豈非反增其病乎。余嘗見有久痢瀕死者。便下日猶數十遍。腹痛不止。檢其所服方。無不重用薑仁。可見其臟氣已敗。而邪積依然在腑也。嗟乎。要知腑氣流通全藉臟氣鼓運。或不明腑實臟虛之理。虛實寒熱之殊。而以薑仁為君。佐以香連檳枳。為治痢通套之法。竊恐其害。有難言盡者。或曰。童真之年。患痢。豈亦臟虛乎。答曰。言臟虛者。非謂平日虛損也。內經言穀入於胃。化生精微。以養五臟六腑。五臟皆稟氣於胃。今邪結腸胃。穀入既少。胃氣精微。下注不休。五臟無氣以養。則日虛矣。因其腑實。所以臟虛。脾腎二臟受傷尤甚。無論童真。莫不皆然。其臟氣素虛之人。則危殆更可知也。或曰。邪積重者。既可用大黃。則虛人不至理盡明。

不肯究心於古。但隨流俗。浮沉一齊。不敵眾楚。吾未如之何也。苦口良言。其誰聽之。論治痢疾。雖止半餘篇。而溯流窮源理明法備。要旨已括於中。倘能推類隅反。

任攻奪者。用薑仁代之。似較穩當。是故醫或未用。而病家多有要用者。所以相習成風。今子創新說。不虞不協於衆乎。答曰。世俗正坐此病。欲圖穩當。反受其害。殊不思薑仁氣味與大黃天淵不同。豈可相代。大黃氣香。能解穢。開胃。性寒。能清邪熱。味苦化燥。而能去濕。其力峻猛。直下腸胃。能破積滯。是故虛人挾積。不妨少用大黃以退病。昔人有與參术姜附並用者。正是虛人治法也。豈可代以薑仁。反敗其胃乎。所以痢疾門中古方。多有用大黃。絕無用薑仁者。奈何不審氣味。不知古法。積習相沿。牢不可破。良可歎也。總而言之。薑仁氣味大不宜於脾胃。溫暑等證。固不當用。而痢疾乃脾胃俱困。用之其害更大。余故聊述其弊。非以追咎已往。竊欲補救將來。知我罪我。亦所不計也。若夫久痢。脾胃兩傷。尤當大培本元。然必仍兼化積利。其胃氣麻中宮轉運。飲食漸加。便下漸少。方有生機。余又每見久痢虛證。邪積未清。而用桂附八味。人參五味等呆補之法者。如實漏危。終歸無濟。此不明臟虛腑實之理故也。所以治痢。溫涼補瀉之法。無一不用。

則變化隨宜。
臨證施治自
有得心應手
之妙。然非用
力之久。焉能
識其妙。總哉。

變化隨宜。楮墨難盡。試觀仲景烏梅丸方下註云。治久痢。其藥寒熱補瀉。
酸苦甘辛。錯雜並陳。若能參悟其理。則於治痢之道。思過半矣。仲景稱醫
聖。為立方之祖。能用其法。效如桴鼓。然淺見者。反謂其方夾雜。多不敢服。
此醫道之所以難言。而危證之不免益危。可慨也夫。

附治案

經云自利不
渴者屬太陰
故凡事入太
陰則脾無轉
運之力而糟
粕下滯。必自
下利。其寒邪
固不作渴邪。

城東有徐姓人。種園為業。年近五旬。丙戌夏初。患溫病六七日。云醫者回
覆不治。懇余視之。其人昏憊。不省人事。大便流糞水不止。按脈寸關散漫
不應。尺部擺蕩下垂。輕按皮膚則涼。重按肌肉。熱如火。其妻言病初起時。
發熱畏寒而口渴。今泄利不止。口即不渴。而神昏矣。余意必因服裏仁等
涼藥。脾氣滑泄。熱邪陷入太陰也。病家檢方出。果係柴薄羚羊。知芩枳半
夏仁等藥。因思貧苦人勞力。非同內傷。或可救治。隨告病家曰。若服余藥。
必要仍然發熱口渴。及有汗出。方有生機。遂用生黨參三錢。加柴葛升麻
蘇朴甘草姜蔥兩劑。次日視之。脈弦數。身熱汗出。而口大渴。即於前方去

熱邪亦不渴
者以中氣隨
邪下陷火不
上炎也必升
其陽則邪出
陽明而大渴
出汗而解以
太陰陽明為
表裏故也

辨證須明晰
進藥有次序
蘇朴姜葱加生石膏一兩。知母五錢。又進兩劑。大汗淋漓。下利止。而神漸
清。遂思粥食。乃減黨參錢半。加鮮生地根生地。連服數劑。調理漸安。按是
證救回後。脈弦數。左尺甚微。右尺獨大。數如沸湯。此因貧苦。人力食衣單。
冬受寒冷。邪伏少陰。至春陽旺。鬱邪化熱。劫爍腎陰。故尺脈如此。卽余溫
暑提綱中所論之證也。熱蘊少陰。乘春升少陽之氣而動。兼外感虛風。表
裏俱病。故初起畏寒發熱者。外感風邪也。口渴者。內熱勃發也。內經云。火
鬱則發之。木鬱則達之。先須辛甘微溫。升散其鬱。使外風解而汗出。則內
熱透發。然後清之可愈。若不透達。見其口渴。卽投涼藥。遏其內發之火。又
見大便不解。以薑仁滑之。脾氣下泄不止。火邪內陷。變成壞證矣。夫熱邪
在經。必從汗解。既無實積腹脹。其大便不解。本無妨礙。何必通之。反使外
邪內陷乎。總因不究仲聖六經治法。但以吳又可瘟疫論為規則。不辨邪
之淺深。人之虛實。謂通大便。即可退病。或不效而變壞證。未知其故。則云
不治。反謂仲聖之法。止可治傷寒。不可治溫病。而不思傷寒溫病雖不同。

所以仲景之法果能精之
可治萬病宣
傷寒而已

為因審辨
難故世俗必
不肯用補鴻
氣治之藥恐
不能效反招
物議以人性
命為輕已之
聲名為重嗟
乎如此為醫
不知其間心
果能安否曰
安曰汝安則
為之

其辨邪之淺深人之虛實豈有異乎若又可之論偏執一隅未達至理余於溫暑提綱已辨其弊豈可師法且仲聖麻桂四逆理中真武白通等湯則為治傷寒之法若黃芩白虎瀉心大小柴胡承氣等法豈不可以治溫熱乎而傷寒溫病皆有虛實不同故如理中桂枝新加小柴胡人參白虎半夏瀉心復脈等湯皆用人參補瀉兼備又如後世之參蘇飲人參敗毒散溫脾湯黃龍湯等法或發表或和中或攻裏而參地芩連大黃姜附錯雜並用者不可枚舉良由正虛挾邪不得不攻補兼施但必審其虛之多少邪之淺深而使藥病相當方能奏功不比純虛純實之易治耳今也則不然無論體之虛實邪之淺深總以柴薄知芩枳朴杏半連翹梔子鬱金豆蔻犀角羚羊等為主一聞大便不解不論寒熱先用薑仁如不應繼以大黃更不辨有無實積總謂通便可以去病若諸藥用遍不效反見壞證者卽言不治凡見身熱頭痛之病卽用前藥名為時方如有攬用他藥者即謂其方不時衆必咻之而不敢服或有風寒之邪亦混稱風溫濕溫而

用前藥。風寒為涼藥所閉。其人姜頃氣化不行。大便反結。亦必用薑仁大黃以通之。終至不救而後已。如是受枉者。殆不可數計。嗟乎。軒岐仲聖之道。一至於斯。誠可痛也。余既淺陋。年力已衰。斷不能挽狂瀾於既倒矣。或因芻蕘之言。以發其端。引伸觸類。得以漸明聖道。是則望於後之君子。吾今再拜叩首泣告。

當世明賢務師軒岐仲聖。研究歷來古法。審病用藥。切勿揣摩時方。作醫門捷徑。不顧人之虛實邪之淺深。而致害。則積德無量。獲福亦無窮盡矣。幸甚禱甚。或曰。以時方治時證。誠有之。若風寒之邪。何至誤作溫病。而不辨哉。答曰。余非目擊。斷不敢妄言也。近處有齊姓婦人。年三十餘。體盛陽虛之質。丁亥正月初卧病七八日。水米不進。邀余視之。狀甚萎頃。不能起坐。語聲低不能聞。按脈濡遲無力。右寸關沈弦而濶。據述初起發熱頭痛而畏寒。服柴薄知芩梔子連翹等一劑。即覺口乾難忍。食梨蔗等水果。遂不思粥食。胸腹滿悶。大便四五日不解。頭即不痛。身亦不熱。但覺畏寒而已。